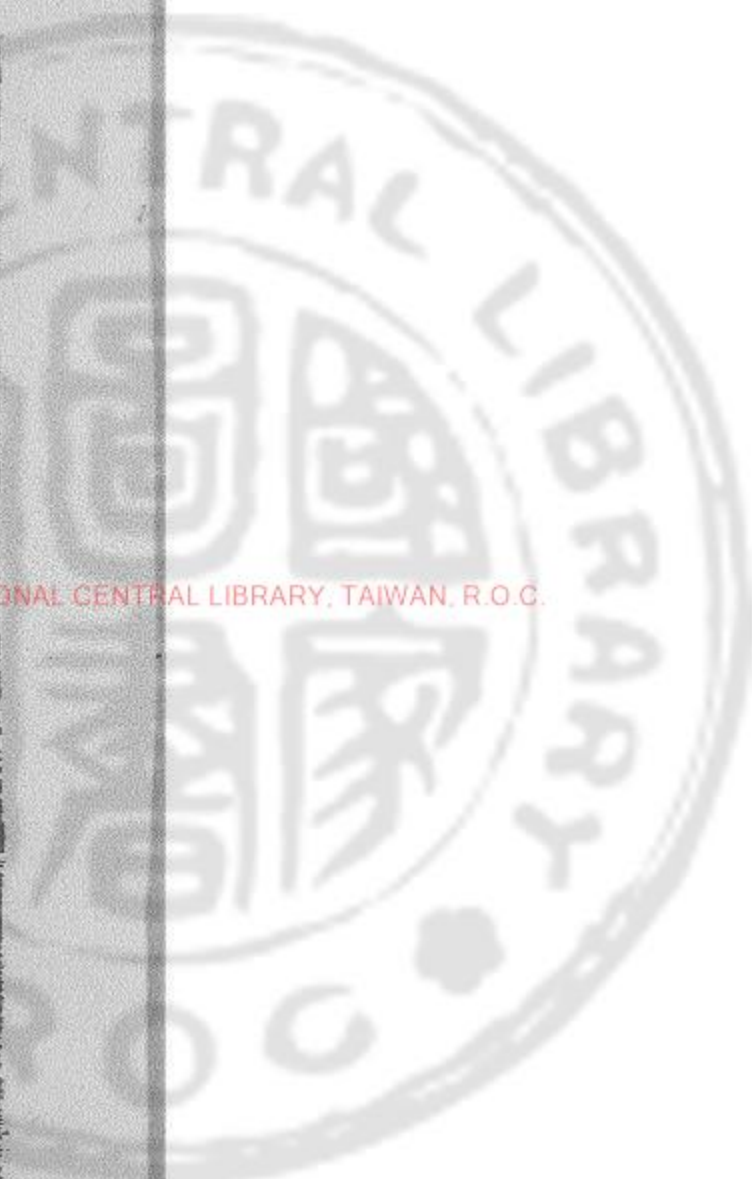


庚申外史序

葛溪先生姓權名衡字以制吉安葛溪其號隱  
太行山彰德府黃華山二十八年不仕太不花  
丞相李察罕當以禮聘俱不應洪武辛亥偶在  
海陵鹽船中相見著書甚多年六十餘其子間  
聞往此尋見苦謀歸鄉於是附鄉人鹽船回與  
子言始寓臨江蓋隱德碩學之士也集中因明  
此錄遂廣其傳云



又一本序云洪武二年七月初十日迪簡受命尚書尚書稟命中書中書奉

旨差人遍行天下訪求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當職興澤州儒

西後迪簡往汴梁

忠之昔事龔

伯遂於京師伯遂死忠之為借又事指空和尚於京師指空死忠之山居擴廓延致幕下以此能言二十年來天下之用兵朝廷之得失事與

之極論數晝夜喜於相得余於是取其言前修一致關於治亂興廢之幾者而又參以衆人之說若夫庚申帝元統以來十五六年之事余因昔嘗聞之當時學士大夫而得其一二矣於是總前後凡三十六年之事筆於書號曰庚申帝大事紀庶於上俾太史采覽然其地方人名歲月參徵出於一時傳聞記憶無文書可以檢尋恐多牴牾惟太史氏據天下圖籍之要祈必有

以正之或曰子之爲史得無僭乎余曰予食官  
祿受命訪求史事旣幸有所聞敢不從實紀錄  
具報官府初非有欲上人之心也何僭之有故  
序

寶顏堂訂正庚申外史卷之上

元葛祿權衡以制編輯

明 陳繼儒仲醇甫

同校

郁嘉慶伯承甫

元統元順帝年號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  
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  
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義之事爲朕平生大錯

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爲朕子  
朕固愛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  
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歡帖木兒來使登茲大  
位如是朕雖見明宗於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辭  
而塞責耳言訖而崩晃忽义者乃明宗皇帝從  
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爲之躊  
躇者累日自念晃忽义之事已實造謀恐妥歡  
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

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玉室妥歡帖  
木兒太子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  
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  
爲右相禮絕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  
爲言者逼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  
內外頗以爲言者燕帖木兒始迎明宗皇帝幼  
子懿憐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  
崩廟號寧宗繼而燕帖木兒建議欲立燕帖木

古思文宗后因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  
不遭折死耶妥歡帖木兒在廣西靜江可取他  
來爲帝且先帝臨崩云云言猶在耳於是燕帖  
木兒知事不能已遂奉太后詔旨遣使去廣取  
妥歡帖木兒太子來京太子行至良鄉以郊祀  
鹵薄禮迎之蓋燕帖木兒欲以此取悅太子之  
意旣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子並行禹上舉鞭  
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

訖無一言以荅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  
月方始使登位改元元統元年尊文宗后爲皇  
太后丞相燕帖木兒加太師左丞相撒敦爲右  
丞相伯顏爲樞密院知院唐其勢爲御史大夫  
撒敦者燕太師之弟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  
徽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秃滿及兒者首薦高麗  
女子祁氏於帝祁氏性慧黠有寵於帝秋九月  
太后謂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選立之衆對

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嚴正大宜爲天下母於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爲后后權臣家女習於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祁氏心不平之日夜捶楚祁氏幾不勝一夕又跪祁氏於前壽問其罪加烙其體翌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雖不言心甚責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即位以來不復留心政事惟日溺於酒色收晉邸后爲妻諸公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位王公主嫁及門三日不得見既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燕帖木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座名爲鴛鴦筵席偶座中有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爲誰意欲留之左右告曰此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羸溺血而

死太尉伯顏陞爲右相伯顏當帝在廣西來入京師宿劉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權臣意其僞伯顏適爲汴梁省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入京帝深德之以扈從功封太尉至是一旦爲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裹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飲然猛憨無術實無他謀異也

己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荅刺海爲文宗義子者謀爲不軌將不利社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肯出荅刺海匿皇后袍下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姊妹可匿之乎并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欲害我我如何救得你亦絞於東門外唐其勢旣死命撒的爲御史大夫立翁吉刺氏爲皇后乃世祖后察



必之曾孫也性莊嚴寡言笑號正宮皇后復立  
祁氏爲次宮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貳  
宮並爲后自此始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  
讀漢兒人書解人又其間好生欺負人往時我  
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云往應舉未回我不  
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禮部  
科舉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域匠刺麻至京禮爲帝

師仍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爲太師合剌罕左丞相  
封秦王伯顏本剌王家奴也謂剌王爲使長伯  
顏至是怒曰我爲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  
長耶遂奏剌王謀不爲軌殺剌王并殺王子數  
人初伯顏謀封秦王時或告伯顏曰秦王大名  
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東有秦郵我索秦郵  
爲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時天下貢賦多

入伯顏家省臺院官皆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也而退朝廷爲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賜高年帛禁百姓畜馬品官畜馬有差六月天下謠傳拘刷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夙成婚河南捧胡反捧胡者河南鵠山縣人好使捧棒長六七尺進退技擊如神遠近聞者稱捧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山花亦喜捧開州人輓軸李城州人捧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慶童督

軍敗之于鹿邑 岡擒之號其岡爲得勝岡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或通宵不出京師爲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恃著太皇太后等出紫微垣數十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爲應在實五年後至年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召硯山亂于廣南之惠州旣而復有李智甫羅天麟亂于閩漳皆討平之

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隱逸士詔修曲阜孔

廟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  
寅日寅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爲有佛字  
者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  
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瑩玉遂逃營  
於淮西民家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村庄民  
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踰六十歲喜觀氣色一  
夕夜雪見寺東約二更紅焰半天翌日召其庄  
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村中得無失火乎抑

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曰村中無事惟舍下媳  
婦生一兒子僧遽喜曰盍於我爲徒弟可乎老  
遂捨爲僧於是遂以穀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  
歲始送入寺與羣從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  
五南泉山下忽產一泉甚冽是時患疾疫瑩玉  
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袁民愈然事之如  
神及事敗逃淮西淮民間其風以故爭庇之卒  
不爲有司所捕獲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

木古思而廢帝其姪晚晚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行可行可教以之密告於帝令帝知而預其防

冬十一日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爲內臺知班發身祿河南省臺其人貧無資寡交游人皆謂爲不辦事鬱鬱不得志又久不得補一日大書省壁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袖裏屠龍斬殺手埋沒青鋒二

十春後有守省御史來與孟端有舊力爲言之乃得補又不幫俸孟端憾曰我必殺若輩一夕與其黨霍八失等約曰我冬至日應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蠟爲彈丸狀佩之稱聖旨劫鋪馬乘昏夜入河南省中堂坐定喚當直祿史來傳聖旨我則佯佯應之曰諾有河南廉使段惟德致仕在家卽傳聖旨召之使居省中權事餘省官呼入者汝皆傳聖旨搃殺之凡發號施令惟聽

我施行如此大事必成可以得志富貴可共也  
已而皆如其言是日省憲官置酒皆醉于家于  
是平章曰魯不花左丞刼烈理問金剛奴郎中  
完者秃黑的兒都事拜任總管撒思麻監司秃  
漏萬戶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使聽總聖旨然  
卽以鐵骨朶自後槌死棄屍後園稱聖旨除孟  
端爲河南都元帥拘收大小衙門印自佩平章  
發兵虎符調兵守城把諸街巷中人不得往來

封閉黃河大江渡船使南北勿通發各道兵來  
聽調孟端在省祭祖去杞縣祭祖墳經五日久  
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首領官凡若干人斬于  
市有馮二舍者孟端用爲省宣使使在外給事  
馮因扣孟端曰幸引我見朝廷官孟端醉不覺  
唾而言曰何者爲朝廷官我便是也馮覺其僞  
因隨孟端出竊告省都鎮撫曰使臣者僞也可  
閉諸省門勿納我將畵之於是殺孟端于外時

省中有未信擲其首示之乃開門持兵者入霍  
八失等竄竹園中遂俱撲殺之當孟端反時百  
官俛首聽命獨歸賜不從孟端問曰朝以月魯  
輩有罪別選人歸先生不願仕宦耶賜曰有  
毋在堂誠不願也又問曰歸先生不怕死耶賜  
曰死生有命元帥遂囚之事敗得出故天下多  
歸賜自此始

巳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愛育失黎荅曠

實興聖宮祁氏之子也乳晚晚家呼晚晚爲孀  
公其後晚晚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十二月伯  
顏請帝飛放帝疾不往伯顏固請燕帖古思太  
子同往遂獵于柳林晚晚切告帝曰伯父久有  
異志茲行率諸衛軍馬以行往必不利於社稷  
帝幸不與之俱往其柰太子在柳林何卽夕卽  
召高保哥月怯察兒與之謀討伯顏卸其軍權  
於是先令月怯察兒夜開城門星馳往柳林竊

肩申外史卷一  
負燕帖木兒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特  
使平章沙加班召其館客茫滙羶裹之軍中以  
載之人賜之坐諭以罪狀伯顏卸其罪權誅之  
之意使艸四更使只兒瓦反平章及沙只班齎  
詔向柳林先卸其軍天明閉穴都諸城上開讀  
詔書畢御史大夫晚晚踞在城門上傳聖旨曰  
諸道隨從伯顏者並無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  
衛所罪者謂伯顏一人而已伯顏養子詹因不

花知院落失蠻尚書謂伯顏曰擁兵入宮國奸  
臣爲誰尚未晚也伯顏却之曰只爲汝輩常時  
與晚晚不和致有今日尚欲誤我也情知皇帝  
豈有殺我之心皆晚晚賊子之所爲也言吾旣  
又有詔到柳林伯顏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顏請  
入辭帝使者不許曰皇帝有命命丞相即時起  
行毋入辭伯顏至河南又有詔命伯顏陽春縣  
安置初伯顏過真定時父老捧獻菓酒伯顏謂

父老曰爾曾見天下有子殺父之事父老曰不曾見人殺父但見奴婢殺使長蓋暗指伯顏殺剌王之事伯顏聞之俛首不語殊有慚色也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嬪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瀋陽路安置乃云都赤月却察兒押送瀋陽將至瀋陽太子忽心驚知其將殺已矣飛馬渡河而

走月怯察兒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帶刃宿衛之士也太后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故舉此出雖於權臣實亦帝心之所欲也尚書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索非其子帝聞知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於太廟併問當時艸詔者爲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馬雍古祖帝二人皇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實不獲已晚



庚申外史卷上  
晚在傍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  
殺此秀才故捨之而不問

國初宋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  
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翅王  
者因嬉游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  
女子與之延佑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  
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  
龍文五采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

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  
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子耳明  
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以歸

庚申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驛飲藥而

死殮以散木棺寘棺上蓋寺中

一云北塔寺

尸水

流出戶外人皆掩鼻過之籍其家數月屏當不  
盡米糠數房燒餅至一房其嗇也如此或言伯  
顏家畜西番師婆名界界每問來歲吉凶又問

自巳身後事常如何畀畀曰當死于南人手故其乘政之時禁軍器刷馬匹蒙古色日歐漢人南人不得回首等事皆原於此先是阿义赤大夫完者帖木兒王二人頗有節氣見伯顏私通太后殺刻王竊相議曰此二人有無君之心不除之必爲國家患於是截髮爲誓私相約日但得問卽行之二人伯顏休息於家二人立侍或言云都赤佩刀乃水總管鑰鐵善刀也阿义卽

觀刀時有害太師心伯顏大怒卽裨向前阿义赤亦跪曰此人常有害太師心我不從故友告我卽併殺二人而籍其家其酷虐如此命脫脫爲左丞相益都忽爲右丞相韓家奴爲御史大夫汪家奴爲樞密使初伯顏旣敗其弟爲禮兒台以誅伯顏有功故推其位爲首相僅半載於通州置塌房開酒館糟房日至萬石又使廣販長蘆淮南鹽其子脫脫不以爲然嗾叅政佛嘉

問曰吾父喜君君所言無不聽盍諫吾父使解  
職閒居不然人將議我家逐其兄而攘其位衆  
口甚可畏也佛嘉問如其言曰乘間諫之馬扎  
兒台果辭職家居封爲太師於是陞都益忽爲  
首相而已副之焉詔復行科舉詔大廟四時祭  
享賜天下高年束帛蠲天下租分右丞相益都  
忽左丞相脫脫奏曰京師人煙百萬薪芻負  
擔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開池河上受金

口灌注通舟楫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於城中  
矣遂起夫役有大開河五六十里時方炎暑民  
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水河金口高水瀉而下  
湍悍纔流行二時久衡壞地數里都人大駭遽  
報脫脫丞相丞相亟命塞之京師人曰脫脫丞  
相開乾河秋河北大水

辛巳至正元年詔選儒臣歐陽玄李好文黃縉  
許有壬等四人五日一進講讀五經四書寫大

房申外史卷一  
字、櫟、彈古調常宣文閣用心前言行欽欽然有  
向慕之志焉大興國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人三  
監生員凡千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  
粉飾章句補苴時務以應故事而已凡枉諸生  
日啖籠炊粉羹一人之食爲鈔五兩君子以監  
學爲作養人材之地而千百爲羣恣縱恬嬉玩  
愒歲月以嫚侮嘲謔爲賢行加屏風以障市人  
入茶酒肆不償直掉臂而出無敢誰何是壞天

下人材何作養之有曩加孫監生也積分試中  
累官至秘丞在朝鬱鬱曩加孫爲分省右丞一  
日奉擴廓命入京師議事揚揚過市中大言曰  
我今日只知有總兵不知有皇帝人聞其言相  
顧問曰此何官人也或曰此則往時國生曩加  
孫也人皆嘆曰此官所言是報當言籠炊也又  
有普賢奴者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  
司員外郎因奉命至擴廓軍中擴廓留之爲分

戶部尚書已爲京師大饑遣戶部侍郎求糧與擴廓普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來求糧耶歸語汝丞相朝廷自紅軍禍亂以來前後命總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辦糧料如鞏不班也先帖木兒太不花答失八都祿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總兵平大河南北山東等處並不曾費朝廷一毫供給今又啓軍肅清江淮亦不索朝廷供緣糧料而朝廷反求糧於我耶

張至道叅政在側因嘆曰三十三年天下豈可使無一頓飽飢吃耶遂啓擴廓以山東糧五千運入京師往往國生所就類如此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去不仕適潁川遂爲紅軍舉首先是否伯顏丞相馬札兒台爲知院遵道爲書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札兒台遂補爲掾史既而知其不能行其業遂棄去後爲賊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詔曲阜衍聖公陞秩二品慶元  
守王元行鄉飲酒禮詔譯唐貞觀政要二月帝  
出元載門耕籍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宦官太  
盛宜減宦官額并宮女蓋時宦者高麗人爲之  
也

癸未至正三年鹵薄冕服新成親祀南郊時春  
二月也議修遼金宋三史丞相脫脫銳意欲成  
之而所費浩大錢糧經數不足頗以爲憂掾史

行文書丞相三却之掾史遂與國史院典籍  
之數曰丞相不喜若非錢糧無可措畫乎此耳  
易江南三省南宋田頗有貢士莊錢糧者各路  
椿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亦嘗借用之此項錢  
糧以爲修史費郭曰不然掾史即日引見丞相  
丞相聞其說甚喜於是奏臣使儒臣歐陽玄揭  
奚斯等於國史院修撰遼金宋三史詔與守泰  
不花行鄉飲酒禮詔天下立常平倉河決白茅

月山外史卷上  
口冬十月十有七日有事於南郊前日禋於太  
寧拜享於列聖次第至寧宗前帝問禮儀使曰  
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禮否禮儀使傳旨問博士  
劉聞對曰寧宗皇帝雖是弟已曾承宗器而為  
皇帝時陛下亦嘗做他的臣子來當拜又春秋  
時魯國的諸侯有閔公僖公閔公是弟先做諸  
侯僖公是兄在閔公後做諸侯宗廟四時祭祀  
未聞僖公不拜閔公比這例兒陛下合拜帝乃

拜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蠲天下民租五分詔天  
下立常平倉先是以五事備取守令至是取守  
令以常平倉得法湊成六事

甲申至正四年春儒臣歐陽玄揭傒斯等修遼  
金宋三國史告成禮部引國史合院官稟左丞  
相脫脫奏聞脫脫搖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  
稟三却衆皆患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  
列某修丞相見其名不列宜其慍也蓋稟之曰

自古前代史書雖以史官秉筆而總裁則必歸一人如唐書則歐陽修總裁資治通鑑則司馬光總裁今遼金宋三國史幸蒙丞相奏用儒臣某等行其文而所以掌其事使統緒實賴丞相之力也某等謹以書丞相爲總裁官丞相幸始終成之以爲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於是脫脫大喜卽命掾史具進史儀部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觀者以

爲近代無之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久不决至是脫脫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議者遂息然君子終以非也進史畢大宴羣臣於宣文閣脫脫奏曰給事中殿中所紀錄陛下卽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撰收入金縢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中殿中處之待朕他日歸天去令吾兒爲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封藏金縢自今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中殿邇者皆公卿



膏梁子弟爲之其實膏然全無所書也故庚申  
以來三十六年史事並廢馬扎兒台太師告老  
退居甘州於是有諧言行其間父子各相疑脫  
脫因乞相位願往甘州待親詔因而許初晚晚  
謀使其父辭位也嘗奏帝以其父之貪不可使  
居大位且密囑帝倘其辭位陛下宜卽許之至  
是帝亦因而許蓋憶其初用詭計也以阿魯圖  
廣王爲右丞相以平章帖木兒達識爲右丞相

己酉至正五年以別怯兒不花爲右丞相三月  
詔曰乃者天災流行積雨害稼河失故道民惟  
其缺山東河南尤甚朕夙夜憂惕靖思其由皆  
朕菲德所致諸有賊盜竊發去處限二十日悔  
過赦之前所免租外被災者全免之已入者准  
下年之數

戊戌至正六年詔遣奉使巡行天下黜陟幽明  
問民疾苦采訪賢俊分十道處之然奉使者類

皆脂韋貪濁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  
武子春稍振綱紀餘皆鼓吹而已命選天下郡  
守各選其  
人使其人之官皆陛下辭聽旨諭之曰汝守令  
之職如牧羊然饑也與之艸渴也與之水饑飽  
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息矣汝爲我牧此民毋  
使之失所而有饑渴之患則爲良牧守矣時上  
方有勵精圖治之意凡人選擇某人爲某官必  
問曰此人以前行過事迹果然一一皆善否爲

我悉陳之可也徵處士晚因伯顏杜本張瑾爲  
翰林待制或議以爲擢用太峻不可帖木兒達  
識者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識者  
誦之以爲名言

丁亥至正七年徵處士高樞不至孛兒只班爲  
右丞賀太平爲左丞相

戊子至正八年中書省修六條政類成淮南北  
大水

庚申外史卷上  
已丑至正九年脫脫復入相初脫脫侍親之甘  
州太子愛育失黎達騰與脫脫子加刺張同庚  
以故加刺張獨留京師與帝子同嬉戲一日祁  
后同坐偏殿帝子愛育失黎達騰與加刺張同  
戲殿外愛育失黎使加刺負已作老鴉聲旋繞  
殿墀三匝已而復使加刺作老鴉而已負之亦  
三匝加刺跪曰加刺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  
不敢使使長負帝子怒撻之啼哭之聲聞於帝

帝問之曰誰哭耶左右曰脫脫子加刺張也  
何謂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曰賢哉此  
子也祁后因起曰脫脫奸人不宜久在外上遂  
領之會佛朗國進天馬黑色五明其項高如下  
鉤置之羣馬中若橐駝之在羊隊也上因嘆羨  
曰人中有脫脫馬中有佛朗國馬皆世間傑出  
者也時有奸臣哈麻者在側聞此言以爲脫脫  
且將入復爲相也因乘間游說薦之於帝曰彼

嘗罪汝杖汝一百七汝何爲薦之對曰彼雖罪臣當也臣若仇之不當也何怨之有其實此人奸其時祁后於殿墀後竊聞之陰使人走甘州名之一夕脫脫至京師乘昏入城然亦未敢見帝也祁后伺帝有喜色因述加刺張子帝前曰汝亦思汝父脫脫耶加刺張跪曰思之也后又誅曰脫脫今何在而汝欲使之見之也后起謝曰脫脫離闕久思見至尊今聞其入城在某處

矣上卽使人促入見之則上在棕毛殿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侍親甘州誰詔汝來耶祁后爲之失色脫脫徐曰郎主使奴婢侍親今日幸親終服闋故來爾上遽起抱脫脫相與泣慰之翌日故有再相之命命中蒞祭三皇翰林林應奉危素爲之樂章

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尚書薛世南武子春知脫脫有意興作度庶事蓋謂前相無聞其禮樂文

章制度之事茫如也欲大有爲以震耀於天下  
超軼祖宗舊法垂名竹帛於無窮也薛世南武  
子春建言謂至元鈔法經久當變制宜爲中統  
交鈔交叉臥置貫文與銅錢子母相權並用脫  
脫奏用其言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通寶錢先  
兩日脫脫丞相率省屬下學勉勵至堦祭酒呂  
思誠下堦迎丞相向東坐祭酒西向坐省官列  
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召祭酒至中

書省告以將更鈔法事祭酒忽然而言曰丞相  
毋聽薛武兩少年之言改法鈔非祖宗舊制也  
丞相若聽之必亂天下後數日盡追奪呂思誠  
祭酒所授宣勅時亦議裁減冗官併省衙門數  
事或曰呂祭酒當議之時不措一辭乃議定爲  
有發怒罵詈而已春三月河北大雪深三尺南  
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鴉路 有上馬賊百  
十爲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銀爲撒花或

劫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畢乃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初無武備無如之何於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本而徒事其末終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德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茆日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爲地利脫脫喜其言命工部尚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成且見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羣

萬一與挑河人夫相挺而雜起此大亂之機也細事也決不可從脫脫不悅左遷成遵爲長蘆鹽運使更問京畿漕運使賈魯曰汝前爲張秋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鑿否賈魯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聲曰可因悉言其狀乃奏魯爲工部尚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南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爲空有龔伯遂者小有才汲汲以富貴爲心進言脫脫

日丞相大興利除害可也然必大有誅賞始可  
以攝伏衆情於是起大獄以謀害大臣寘前相  
高昌王益都忽并韓家奴等於死地未幾刑賞  
失措又興挑河工役所在肆虐又併省衙門沙  
汰吏胥無所容跡五月穎川穎上紅軍起號爲  
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趙  
州灤城縣韓學舊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翕從  
之故荆漢許汝山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起

應之穎上者推杜遵道爲首陷朱臯據粟倉從  
者數十萬陷汝寧光息信陽起蘄黃者宗彭瑩  
玉和上推真以運爲首陷德安沔陽安陸武昌江  
陵江西諸郡起湘漢者推布王三孟海爲首布  
王三號北瑣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  
孟海馬號南瑣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  
也豐沛推芝麻李爲首芝麻李邳州人也值歲  
饑其家惟芝麻一倉盡以濟人故得此名賈魯

挑黃河所有廢民業民心不安芝麻李與鄰人  
趙君用謀起事曰朝廷妄興土木之功百姓貧  
苦無告吾聞穎上香軍起官軍無如之何當此  
之時有真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趙社長  
也曰我所知惟某人某人可用燕城南彭二其  
人勇悍有膽畧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也我當  
爲汝致之卽訪其家入門見其人方勵斧斤謂  
之曰汝勵斧斤將何爲耶彭二應曰州縣曰有

賑濟日日伺之實誤事饑無所得我將代薪入  
城換米喫可以度日官府不足信也君用曰噫  
吾視汝膂力過人何處不得一頓飽飯吃耶因  
作色曰汝能從我謀事豈但衣食而已富貴從  
汝彭二卽解其意曰其中有芝麻李乎曰有有  
吾當從之遂引見芝麻李喜得八人軟血同盟  
於是年八月十日佯爲挑河夫日夜倉皇投徐  
州城夜留城中門卒拒之則挑河夫也借一宿



何傷也半夜因突入一半在外一半在內夜四更城內四人焚四火城外四人亦焚四火應之既而復合爲一城內吶喊一聲城外接應一時城中火亂四人者遽奪軍器亂殺外四人因而得入同聲叫殺民久不見兵革一時見亂殺皆束手從命天明又樹大旗募人爲軍從之者亦千餘萬浮橋四出掠地亦畚有徐州近縣及宿州五河虹縣豐沛靈壁西并安豐濠泗事聞朝

廷省吏抱牘題曰謀反事至脫脫前視其牘改題曰河南漢人謀反事識者知元朝不能有天下矣河南漢人可追乎其後張士誠起於淮海趙明遠起於徐州毛貴起於山東明元帥起於四川獨本朝龍興淮南卽以建康爲天下根本東征西伐南誅北討四海人心內附皆有後來蘇之望胡元之國祚可盡矣先是嘗有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有羊兒年便是

吳家國迨本朝定都建康築壇於建康南門郊  
天受命改元朝至正十七年爲吳元年實丁未  
歲也豈不驗哉天命有所歸豈人力之所能爲  
耶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領  
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穎上紅軍阿省者  
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  
左丞俱進軍其三將但以酒色爲務軍士但以  
剽掠爲務於勦捕之方慢不加省赫廝軍馬望

見紅軍陳大揚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華言走  
也於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傳以爲笑其後赫  
廝死於上蔡徐左丞爲朝廷所誅阿速軍不習  
水戰不伏水土病死者過半十二月布王三陷  
鄧州南陽

壬辰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真逸  
陷湖廣其將曾元帥陷安陸江陵脫脫爲相諱  
言中原兵亂哈麻而媒孽其過帝召脫脫怒責

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內丞相以何策待之脫脫汗流浹背未幾自請督軍下徐州兵出有淮東元帥遠善之者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下鹽丁可使攻城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亦上言鹽丁本野夫不如募城野趨勇憤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脫脫知城有可克之狀下令各將乃事勵乃怒候我至即攻之須臾脫脫至

一鼓攻之遂夷其城又調阿吉刺太尉攻汝寧汝寧紅軍俱退保亳州阿吉刺攻平汝寧城赫廝既死朝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爲將領侍衛漢軍合愛馬韃靼軍合數萬衆屯汝寧沙河岸日夜沉溺酒色醉臥不醒敵人偷營迷失大將所在次日閱死人得其屍死人中軍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代爲總兵凡精兵三十餘萬金銀物帛數千輛河南北

供億計億萬、前後兵出之盛、無如此者也。先帖木兒住軍沙河、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器械、運糧車輛、山積僅收散卒萬人、直抵汴城下。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爲大將、見敵不殺、何故？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四十里。朱仙鎮屯馬。朝廷乃命蠻子平章代之也。先徑歸燕京。皆慕入城。明日仍爲御史大夫。當時官軍不足用、類如此。故王宣

建言募鹽丁、豈亦識時務者歟。而十數年前見機最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賈魯治黃河、疏凹里村塞、黃龍江口立回龍廟于岸上、水由故道行、脫脫議軍事、每迴避漢人、南時方入內奏事、回頭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入。奏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槩勦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定在外、皆召還京師、勿令誑誤入。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

軍者矣中書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  
至宜墾內地課種昔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百  
餘頃今其蹟尚存可舉行之於是起山東益都  
般陽等一十三路農民種之秋收課所得不償  
所廢次年農民皆散罷去冬復立庸田使司於  
江南咬住平江陵峇失八都魯平襄陽

癸丑至正十三年脫脫奏用哈麻爲宣政院使  
哈麻旣得幸於上陰爲天竺僧行運氣之術者

號裸演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  
縮以蟲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倚法  
是時資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善此術者號  
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  
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  
哈麻傳旨封爲司徒以四女爲供養西番僧爲  
大元國師以三女爲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

郎太子荅刺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歡孛的蛙麻  
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荅里麻十人皆號倚納  
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  
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爲約相室以讓名曰些  
郎几該華言事無礙倚納輩用高麗姬爲耳目  
刺採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麗配擇其  
喜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  
得金帛貴人之家私切喜曰夫君隸選可以無

窟滯矣上都穆清閣成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  
收婦女實之爲大喜樂故也脫脫平徐州以得  
芝麻李奏功旣而陰構朝旨令班師使者六七  
返帝始令月怯察兒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械  
送京師脫脫密令人就雄州殺之潁州沈丘探  
馬赤察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衆  
號義兵克復羅山縣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羅山  
縣達路花赤授李思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

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吏部再議於是察罕授汝寧府達路花赤思齊知府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天鼓響於東北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汴水冰二月朔日食張士誠起兵秦州劉 夕據高郵截南北路倚納十人與帝竊疑脫脫在

不可諧於是同謀合太史王監丞奏連夕相星自是帝疑脫脫脫脫始無援矣內無后援而外

有倚納十人之譖識皆知脫脫不返矣

秋八月二日脫脫總天下兵出征高郵天下想望其采兵圍高郵三日中書丞哈麻諷御史大夫以老師廢財彈擊脫脫帝信其言詔卸脫脫兵柄淮安安置令樞密院老張代之當是時脫脫權重內握朝柄外總兵馬以指揮天下天下希其有功兵圍高郵日事攻擊矢石雨注城中幾不支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收功

忽有詔旨來卸軍軍中聞之皆大喜當詔未開  
讀時龔伯遂進曰始丞相出師時親奉皇帝玉  
音以爲在後事體朕在有密旨來令丞相在軍  
止奉皇帝密旨一意進取可也詔書且勿聽事  
既久小人讒言自然明白矣且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爲是故也脫脫搖首曰不可詔我而不  
從是與帝相抗拒也遂以詔大軍百萬一時四  
散先是都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哈麻歷告其

家陰遣人先來軍中白其長曰詔書且至不卽  
散者當族誅故散之之遽如此其散如無所附  
者多從紅軍如鉄一軍入襄陽號鉄甲吳者是  
也脫脫在軍右淮安一月詔復使西行鳩死於  
吐蕃境上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脫分兵定真  
州平六合及將攻徐豪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  
哈麻奸臣邪謀誤國遂至危亡不救可勝惜哉  
是歲省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湖口



適與蘄黃之紅巾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  
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爲義兵所破大敗南還旣  
而蠻子海牙中丞復總水軍義軍南征破黃連  
大寨徐真遠等遁入黃梅山中及沔陽湖中官  
軍盡復武昌等處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  
勢退而賊勢復熾矣亦憐只班丞相以馬步軍  
由江東援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火爾赤  
總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歐軍相持數  
年不決又卒後敗亡

乙未至正十五年湖廣苗軍聽調營於汴梁東  
其帥吳天保死裨將生陳叛入西京遂陷陳州  
許州西至虎牢關荅失八都魯討平之以汪家  
奴爲右丞相至相鼎任爲左丞相哈麻爲平章  
數日鼎任薨哈麻陞爲右丞相其弟雪雪爲御  
史大夫倚納十人皆進職立興聖宮祁后子愛  
育失黎荅騰爲皇太子命翰林學士行冊詞有

曰家法有以齊心法曰正又曰存心養性者守  
身爲事親之大任賢去邪者知人爲安民之方  
勿謂穹昊之高一誠意而庶徵應勿謂宮庭之  
與一言善而萬方知與治同道則唐虞之俗可  
還主善爲師則舜禹之域斯至君子以爲徒訓  
也劉福通劫販荅失八都魯長葛管趙明遠陷  
嵩汝以及洛陽明元帥入四川陷之自稱蜀王  
香軍陷安里二日陷和州三日破廬州宣讓棄

城由游浮海還燕香軍遂乘勝渡江破太平建  
康寧國遂據江東旣而池州安慶尋後皆沒  
丙申至正十六年哈麻旣得相位醜前所薦西  
天僧所爲恐爲當世及徒人所非議乃以他事  
杖西天僧一百七流于甘州僞若初未嘗薦之  
者又私念以爲前薦西天僧時甚秘密惟妹婿  
秃魯帖木兒知之莫若併去之以滅其口乃繆  
謂其篤魯國公曰表兄弟二人一薦而爲丞相

庚申外史卷一  
一爲大夫皆荷祖宗德澤但妹婿秃魯帖木兒  
在上前近行嫚褻無禮誤爲天下士大夫所譏  
笑我兄弟何面目見人盍除之以爲吾利不意  
其妹於屏間竊聞之急歸告其夫翌日有旨哈  
麻伏入臺陽又有旨跟隨哈麻人吏都散又有  
旨令哈麻出城又有旨哈麻安置惠州雪雪安  
置太寧中途皆杖殺之上始悟哈麻譖脫脫令  
脫脫骸骨還京師

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軍南陽嵩汝招降叛民  
百萬軍聲大振其秋下唐隨安陸沔陽湘安以  
及蘄陞爲河南行省左丞相賀太平再入朝爲  
右丞相

初大理宣慰司同知達失八都魯爲四川叅政  
引兵自巴督來先復襄陽郡坊調入中原獨有  
功至是陞爲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  
天朝起建康張士誠據平江危索爲司農司丞

丞於京師雄霸等州屯種給京師號曰京糧爲  
浙西被陷海運不通故也

寶顏堂訂正庚申外史卷之上終



寶顏堂訂正庚申外史卷之下

元葛祿權衡以制編訂

明 陳繼儒仲醇甫

同校

郁嘉慶伯承甫

丁酉至正十七年詔荅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謂侍郎曰此二人死期至矣還罷軍先是太不花軍士失律劫掠汴民臺御史彈之有旨卸其軍稱其號以白衣聽達失調至是復命爲



湖廣省左丞相仍提軍前軍往征水東毛貴荅  
失八都魯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盛文郁二將  
可渡河  
相決失守兵五月汴

梁大饑守臣失烈門知院遁紅軍劉福通自稱  
太保入遼之迎其主小明王於亳州入都于汴  
梁之皇城其軍分三支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勇  
沙劉二王士誠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  
大力赦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兵合田豐趨大齊

而帝方與倚納十人行大喜樂帽帶金佛字手  
執數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瓔珞品樂器列隊唱  
歌金字經舞鴈兒舞其選者名十六天魔復命  
荅失八都魯駐兵曹州未幾死其子孛羅帖木  
兒代領其衆受詔鎮守西京荅失八都魯旣死  
其部下察罕帖木兒兵勢益甚命爲刑部侍郎  
號長搶侍郎毛貴由海道得海船長驅破益都  
義兵黃軍下萬戶田豐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

平大名等處罷商稅罷寶泉提舉司四月陳友諒陷安慶余闕死之余闕三上宰相書不達援兵不至故城陷而死之

戊戌至正十八年太不花忿賀太平本漢人而居相位已乃勤勞于外表率賀太平軍前供給怒朝廷不從駐兵彰德玩寇不進賀太平以計殺之於保定并害其子壽童附馬以紐的該爲添設宰相 山東毛貴兵由濟南犯直沽去京

師百二十里京師大震值太不花裨將劉哈刺不花領兵自晉詣求大戰却之哈刺以功由尚書陞平章義兵察罕帖木兒以八月克復汴梁小明王遁入安豐王先主沙劉二破頭般瀋等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毀宮殿望虎賁司犯大寧虎賁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皇帝所立三十六屯在焉先是大雪人跡不通至是雪晴暖氣如春 西京孛羅饋京師數千車帝嘗爲近幸臣

建宅自畫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  
積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為京之師遂稱魯般  
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命告帝曰此房屋比某  
人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內侍因刮金珠而去  
祁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上衣曰使長年已大  
太子年已長且稍息諸作且諸夫人事上足矣  
無惑於天魔舞女輩不自愛惜聖躬也帝怫然  
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兩日不到后宮祁

宮亦多蓄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  
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為名家高  
麗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  
給事使令大半為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  
器物皆依高麗樣子此關係一時風氣豈偶然  
哉帝嘗謂倚納曰太子若不曉秘密佛法可以  
益壽乃令禿魯帖木兒叫太子秘密佛法未幾  
太子亦溺惑於邪道矣噫是歲陳友諒陷江西



龍興寺徒道童左丞火而赤總管安謙棄城從  
新門走撫州陷瑞州臣守臨江同知給事中死  
之至臨江守臣定任降定陷吉安宣差尚書總  
管海尚書皆死之陷撫州達魯花赤完者帖木  
兒被獲不屈死之陳友諒乘勢下江東至太平  
殺徐真逸於舟中而自立既而大敗於金陵南  
還後於江州建都焉

巳亥至正十九年破頭潘關先生趨金寧焚魯

王宮府住居洛運楊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  
先忽都時也先忽都爲詹事以爲總兵大將軍  
取遼楊太平意謂關先生破頭潘自晉興西京  
歷上都軍常無流行其破遼陽必不能守可以  
取遼陽功成其子至則關潘之軍日治戰馬一  
無退意也先忽都畏之宿流不前竟潰而歸乘  
夜入城乃陞爲翰林集賢學士先是太平常同  
聲譽用成遵蕭庸趙中等布列省部遵等亦俛

首從之及也先忽都敗選反以功陞爲學士相  
與嘆曰朝廷賞罰無章紀綱掃地乃至如此將  
陳其罪親近者竊以告太平太平預以爲脩京  
師大饑民殍死者幾百萬十一門外各掘萬人  
坑掩之鴟鴞百羣夜鳴至曉連日乃止居庸關  
子規啼太子召指空和尚問民饑饉何以療之  
指空曰海運且至何憂秋福建運糧數十萬至  
京師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府封爲太尉且以

歲饑遣使督海運糧儲于京師時張士誠據浙  
江有糧方國珍據浙東有船二家攻戰不和糧  
竟不至賴福建濱海又爲王土獨能運糧至京  
師由是京師民始再活當元統至元間國家承  
平之時一歲入至糧一千三百五十萬八千八  
百八十四石而江浙四分強河南二分強江西  
一分強腹裏一分強湖廣陝西遼陽一分強通  
十分也金入凡三百餘錠銀入凡千餘錠鈔本

出一千餘萬錠絲入凡壹百餘萬斤綿入凡七萬餘斤布帛凡四十八萬餘疋而江浙常居其半及張士誠有浙西方國珍有浙東而京師索然識者以爲元之氣數不推可知也指空者西天利帝利王第三子也狀貌魁梧不去鬚髮服食擬於王者居京師四十年習靜一室未嘗出門王公貴人多見呵斥雖帝亦不免百八歲而死甘露降文宣王廟上樹凝如白霜啖之味甜

黃河清鄭州長數里貴赤衛韓僉事家次子死數年長子又爲孛羅所拘於西京父母悲嘆老矣二子貧無以爲食早夜哭泣方哭之際忽聞次子來告曰吾兄將西京米麵且至父母可無憂已而果然自此之後往來聞其言語如生人者半年其家小兒盡見其容貌服色而長者但聞其聲一日來告父母曰阿爺阿奶可遷西房兒欲居東房以某日取女其日小兒果見筵席

賓客盛甚又聞歌舞雜劇之聲者數日其京師  
不祥者以如此建清寧殿外爲百花宮環繞殿  
側帝以舊例立日一移宮不厭其所欲又酷嗜  
天魔舞女恐宰相以舊例爲言乃掘地道盛飾  
其中從地道數往就天魔舞女以晝作夜外人  
初不知也帝又造龍舟巧其機括能使龍尾鬣  
皆動而龍尾自撥水帝每登龍舟用綵女盛妝  
兩岸挽之一時興有屬輒呼而幸之又令諸嬪

妃百餘人皆受大喜樂佛戒太倉積粟盡入女  
寵家百官俸則抵支茶紙雜物之類冬十二月  
左丞成遵叅政趙中叅政蕭庸等六人丞相賀  
太平誣以贓罪皆杖一百流死先是祁后與太  
子謀求內禪使宦者朴不花邀賀太平贊帝遜  
位於皇太子賀太平惧不敢從復邀太平用其  
黨數人又不許太子啣之太子一日倡言於中  
書省堂曰我所欲者汝皆沮之而所用者今皆

以賍敗何也太平對曰所知者才也故用之所不知者心也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保其無私也太平由是移病懇求免相位初祁后與太子謀內禪賀太平既不允其事謂不可使居相位兀良友其人與汝無所可否今以總兵居真定宜勸上召還京師當以代之庶幾汝事可成也既而果有旨召還京師太子覺其所謀嗾臺官劾其罪有旨令兀良友居興州踰一月以無病卒

太子心疑太平故害之怨之愈深春二月九日以賀太平為太保罷相是月搠思監為右丞相蓋老的沙所薦也初上欲賀太平謀相於老的沙老的沙欲自為之而難於發言遂薦搠思監帝於是以前思監於右相老的沙為大夫二人既許老的沙恃有薦之相恩數有請於搠思監搠思監不荅二人遂成隙其搠思監恃有祁太子之援老的沙恃有皇王母黨之親於是構怨

日益深矣夏五月朔日有食之魯王阿魯帖木  
兒擁數兵萬傳檄問京師之罪有曰祖宗付汝以  
天下今何故失天下大半汝不可以居祖宗大  
位將國璽送與我我當代汝為之帝聞之顏色  
不變徐曰他果有天命我何不避之有乃命樞  
密知院哈麻刺朶兒只禿監帖木兒八里顏逆  
擊之行至稱海復起哈麻赤萬人為軍哈麻赤  
臨陣皆脫號衣從宗王與合勢追奔百里三知

院單馬遁入上都 破頭潘關先生沙劉二軍  
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  
校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如姻婭恣情  
往來高麗人因而各藏其馬林中一夕傳王令  
除高麗聲音者不殺其餘並殺之沙劉二關先  
生皆死惟破頭潘裨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  
道走西京降孛羅聽其弔已而又降擴廓 初  
賀太平辭相 帝賜以金帛駝馬使之歸老於

故所生之地太平既出京城造途留宿不進棚  
思監疑其徘徊顧望猶有希進之意諷御史彈  
之誣以謀害大臣併其子也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帝更命老張少保率兵四  
十萬擊宗王阿魯輝帖木兒老張軍未至宗王  
黨有晚歡知院者內叛擒宗王獻京師宗王臨  
死罵不絕口舊例宗王有罪大故用弓絃絞之  
名曰賜死至是帝特命殺死陳友諒者徐真逸

之臣也已而握權篡其位沉真逸於江寧  
有湖廣江西之地建都於江州至是太平克江  
州友諒走武昌其僞守龍興者以江西降時八  
月二十有四日也

九月命察罕征山東山東自毛貴死其將爲復  
仇殺趙思用國內遂大亂花馬王田豐掃地王  
互相攻察罕乘之破其寇州東昌濟南諸郡進  
圍益郡田豐來降豐時提兵在穆陵關使人來

言總兵如不信我心且不與總兵相見當爲平  
沿海諸城然後相見未晚也察罕喜卽以朝命  
田豐爲山東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  
海登萊沂密等皆降附田豐遂與察罕相見益  
都城西時察罕方調兵攻圍益都俾田豐軍塞  
益都南門爲營圍數日田豐頻往察罕營議事  
見其待朝廷使者甚簡傲又所設施多術數無  
忠忱心田豐乃忿口我以山東全地降汝又爲

女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誠以汝爲元朝中  
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之曹操耳使我爲曹  
操我豈不能自爲之耶於是與同濟王士誠私  
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兵圍我預推牛釀酒至  
日設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帥酒行汝選驍  
勇者帶刀若供給然兩人夾一人以擊鼓爲令  
自察罕以下皆殺之謀既定察罕於十四日時  
從馬騎二人來田豐營王士誠卽掃地王也其



庚申外典卷下  
人驍勇見察罕輕身出意謂得間帶刀入侍田豐目之使退其人誤謬以爲使之行其所謀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田豐知其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聞遂開門納田豐軍遂擁察罕入城中人復推察罕爲主以拒朝廷田豐不允而察罕死有王保保者察罕甥也嘗養爲子察罕入城之夕諸校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異論曰僉白瓚住乃察罕又有機爲識遽倡言曰總

兵奉朝廷命封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今總治官王保保爲總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廓若立以爲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於是率先下許衆亦皆許人心始定先是有白氣如小素起危宿長五百丈餘掃太微帝命占之占曰山東當有大水帝曰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卽馭書戒察罕毋輕出察罕忽之故及帝聞其死哭之慟字羅帖木兒在兩京聞之亦哭曰

察罕若在我省用多少氣力中原聞察罕死婦人小兒皆爲嗟嘆或至於流涕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太子酷好秘法於清寧宮殿置龍牀中坐東西布長席西番僧高麗女列坐滿長席下太子嘗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讀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意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李先生者狀元李好文也太子初學書甚適勁其後放蕩無拘檢專善臨宋徽

宗字帖謂之瘦筋書或告之曰徽宗亡國之君不足爲法太子曰我但學其筆法飄逸不學他治天下庸何傷乎冬擴廓克益都誅田豐王士誠等餘黨械歸京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老的沙提調京北曰白祿等材千餘頃號內府稻米供給女寵行倚納事非奉旨不得擅支祁后宗族在高麗者多蒙官爵封號出則恃勢驕橫強得人田舍子女高麗

王屢戒之不改王不勝怒盡殺祁氏一家至是  
后聞之謂太子曰兒年長盍爲我雪此恥時高  
麗王昆弟有留京師者議立搭恩帖木兒爲王  
而以祁族子三寶奴爲元子以將同知崔帖木  
兒爲丞相以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爲高麗所  
敗兵僅餘十七騎還京師秋七月大兵克廬州  
守將左君弼遁淮西附降野鴿巢興聖宮數年  
蕃息數千驅之不去綱之不盡君子以爲興聖

宮祁氏之宮也蒙古以韃靼氏爲父翁吉刺伯  
牙吳氏爲母家法相承至七八傳矣一旦家國  
將亡家法有變帝母回回氏太子母高麗氏此  
野鴿所以來巢有開必先應也

初庚子辛酉之歲季察罕與孛羅常構兵爭晉  
冀之地帝以晉冀分屬兩家且諭之曰土皆王  
土也民皆王民也何爭之有而資政院使朴不  
花與丞相搠思監相爲表裏專一貪婪無厭視

南北兩家

賂遺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之併北賂厚則謂南曰帝有密旨令汝

而有之北之賂厚則謂北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南而有之以此兵禍綿纏不解監察御史傅公

讓

一云子敬

率同寮彈此二人后謂太子曰村不花

是我資政院老火者看家貧人也臺家何無情而欲逐之汝不能爲我主張耶太子曰阿婆無憂儘有主張明日貶傅公讓吐蕃其餘臺官皆外除惟老的沙在臺而已既而新除臺官陳祖

仁等十餘人又彈劾此事又外除之已而諸道

臺憲皆以爲言於是太子怒欲并去其老的沙

老的沙畏禍隨入孛羅軍中孛羅知其冤藏老

的沙於後寢朝廷遍圖形求之不可得朴不花

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

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日之所爲渠必得

知臺家亦必知之終當爲我不利搆思監曰彼

皆老的沙黨也老的沙既爲孛羅所庇必請兵

來兵京師十八人爲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執  
十八人送資政院問其謀害太子之狀十八人  
不勝苦楚皆自誣服未幾太子得咽喉疾甚亟  
左右曰願釋十八人之寃太子之疾可無禱而  
免糊思監聞其言令出十八人皆安置外郡徒  
有死者有以賄免者其後孛羅入京師俱召還  
弘農盧氏山移五六里八月陳友諒與大兵大  
戰鄱陽湖中箭死大兵遂進圖武昌其子降湖

南荆襄諸郡歸附陳友諒之篡徐真逸也僭號  
大漢改元天定大義至是亡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時黑氣圍  
日外有兩耳引白氣一道貫日四月知樞密院  
禿堅帖木兒領兵犯京師禿堅帖木兒初與丞  
相也先不花俱屯田西方禿堅魯往也先屯擡  
飯也先自恃尊屬不受禿堅忿然坐也先不花  
營門外呼軍士共啖之也先不花患其爲人剛

果不測譖其有異志異差五府官况之秃堅帖木兒怒曰我有何罪五府來問我于是拘五府官往告孛羅曰朝廷爲佞人作弄至尊更無公論如此我當擁兵入京師問此舉爲誰秃堅軍將行朴不花搠思監詔書謂孛羅與秃監帖木兒而同及削孛羅營柄詔到孛羅營孛羅手列囚使者秃堅軍至燕京太子出古北口宜興州以避之秃堅遣人奏帝曰我無負國家國家

負我我非犯闕願得奸臣二人而已帝不得已以搠思監朴不花付之二人囚首至營中秃堅爲之加帽易衣置搠思監中坐朴不花側坐拜搠思堅與朴不花交跪秃堅奏帝求禮自執縛大臣赦又求稱兵犯闕赦得二赦已然後釋兵入見帝哭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禍及忠良倘循習不改柰天下何吾執此二人去也陛下亦宜省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君子所爲不

庚申外史卷下  
可復用邪人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爲祖宗基業  
可固守也帝但唯唯而已遂執此二人詣李羅  
厚禮之踰三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罪復笑而  
問搆思監曰我前時賂汝七寶數珠一串今何  
不見還因取似此者六串來還李羅見之曰皆  
非我家故物也不要復追前物果取故物來方  
是李羅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何可以坐  
視而不清之乎遂殺此二人復舉兵入清君側

七月二十五日遂與老的沙秃堅帖木兒擁兵  
俱來屯大都北門入見帝奏曰國家所用人皆  
貪婪軟弱不足以濟天下大事願召也速除爲  
右丞相臣爲左丞相秃堅不花爲樞密知院老  
的沙爲中書平章如此同心竭力整治庶政遂  
執譖佞數人并倚納凡人皆殺之逐西番僧罷  
諸造作時方修築宮牆立爲之罷散驅邪后出  
宮屏居後載門外是時伯璜駐軍廬州溝因扶

太子遁入擴廓軍中李羅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一人今見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豈天威若是今後凡省中事無大小你可與我奏去陳也李羅入京前一日有大風從西來黃塵蔽天人馬立足不定自西自東止於更鼓樓西李羅入住宅適在其處

初削李羅兵權時柎思監召承旨翥出詔翥曰此大事非見主上不敢爲之執筆乃更詔叅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艸之艸畢過中書郎中說之曰我恰了一伴好勾當爲朝廷出詔削李羅兵柄此正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相公此舉莫不撥正反亂也客有鴨勳在座因白撥正反亂其猶裸體縛虎豹者也李羅至京師聞之召危素責之曰詔從天子出柎思監客位豈艸詔之地乎素無以對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乎遂止之且以負



天下才名乃除和林省左丞卽特上道

祁后初出後載門外居造作提舉司局中或言  
孛羅因花巡警至后所留宿故后復得入宮雷  
擊延春閣西春

大兵攻江西諸山寨攻贛州陳友諒故將熊平  
章拒守自冬十月至次年正月始降遂定閩廣  
之地袁州歐道人亦歸欵率其屬歸金陵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祁后納女孛羅約以某日

成婚孛羅促后后曰斷送之物未畢工孛羅曰  
女先至斷送之物後至可也乃先兩日婚成孛  
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食必間坐共食厨  
中每早辨飯四十品隨諸夫人素食其入朝時  
諸夫夫盛飾成行各進酒一卮荒於酒色銳氣  
消耗矣

擴廓分兵三支駐大都城外遙制孛羅而不與  
之挑戰其白濱任領一支在通州者孛羅命其



手曰未也忽有報捷者音自西北來平章失烈門謂孛羅曰好消息丞相宜奏去孛羅推失烈門失烈門強孛羅偕行至延春門側有杏枝自上垂稍壓孛羅帽而墜之失烈門遽爲拾之孛羅曰咄今日莫有事已而有一人突然橫道其前孛羅方眙視呼失烈門曰平章此人面坐言未訖一人批其頰孛羅以手禦之遽呼曰我佩刀者何在又一人斫其左耳而死遂誑傳曰

瑣任軍在西宮裏老的沙亦被傷而出孛羅時士問曰我那顏久不出來何也老的沙繆曰你那顏又發酒風恰所我一刀老的沙行稍遠騎士又問老的沙曰已被殺矣擴廓大軍無數在西宮裏孛羅軍大駭四散走帝時居窟室約曰事捷則放鵠鈴於是帝始出自窟室發令百姓見川軍者皆許殺之百姓上屋擊以瓦石死者填巷老的沙趨至孛羅營中將其甲士西北走

合禿堅帖木兒軍先是宗王辣黎謂帝已崩孛  
羅爲皇帝將兵來討之故孛羅遣禿堅帖木兒  
將兵迎擊之禿堅軍回中途遇老的沙禿堅帖  
木兒知事變謂老的沙曰今上濃圍不可輔小  
婦的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徑赴趙王扶立趙王  
南面以定天下趙王始然之中慮事不成醉以  
酒縛二人送京師削之老的沙惧而之許禿堅  
罵曰彼非害我自害其社稷也趙王太祖之屬

也當時曾與之約曰吾與汝共天下事倘異日  
社稷有難汝當助之故憶其祖父之言不從禿  
堅計

正車后車必氏

元史云弘吉刺氏

聞孛羅難作薨帝賞

殺孛羅者六人功徐施畚不受賞一夕逸去  
孛羅既死以伯撒里爲右丞相

九月擴廓護太子還京師以擴廓爲太傅左丞  
相封河南王居京師兩月擴廓居軍中久樂恣

縱無檢束居朝怏怏不樂朝士往往輕之謂其  
非根脚官人擴廓與左右謀之左右勸以請出  
治兵肅清江淮詔從之十二月朔日食洛陽山  
鳴 擴廓退位伯撒里仍爲右丞相沙藍峇里  
爲左丞相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擴廓旣出無意治兵以父  
死未終喪欲久墓側左右或曰總兵旣受朝  
命出而中止無乃不可乎擴廓左右有孫翥趙  
恒名儉人也畏江彌彌盛欲故緩其計以密其好

謂擴廓曰丞相受天子總天下兵肅清江淮  
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里白孔興  
張師道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  
軍南去武關興大軍併力渡淮彼若前頑不受  
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而軍惟丞相意所不  
亦善乎擴廓欣然從之於是分撥關虎等統兵  
從大興關渡河以俟先劄付調關中回軍張師  
道脫里白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

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耶我  
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然後飲汝於  
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令  
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則整  
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  
後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家大事去矣擴廓由懷  
慶移屯彰德彰德素蓄積糧艸十萬坐食之帝  
始疑擴廓有異志謂左右曰擴廓之出爲治兵

肅清江淮也其後不肅清江淮而結釁關中人  
也關中之戰未定雌雄而移兵彰德其欲窺我  
京師也耶久怨祁后及太子曰向者李羅舉兵  
犯關今日擴廓總兵天下乃大不利爾母子誤  
我天下今天下土宇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  
所爲也怒氣不已太子致被捶擊走而免朝廷  
屢促擴廓南征十一月擴廓不得已命母弟晚  
因帖木兒及部將貊高完件宜駐兵濟寧鄒縣

等處名爲保障山東且以寨南軍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此爲肅清江淮張本也

先是小明王駐兵安豐爲張士誠攻圍乘黑暴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鎮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至瓜州渡遇風浪掀舟沒劉太保小明王俱亡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黠魯增兵入關曰求決戰張李輩軍頗不及遂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

差左丞袁煥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息兵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翥進密計擴廓曰我西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煥貪賄之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賊吏私賄其家則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也擴廓如其計袁果私布意於擴廓曰不除張李終爲丞相後患於是攻張李愈急七月負勝猶未決擴廓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當何如二

人因進計曰關中四軍獨李思齊最強李思齊破則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臨陣兵將適與彼兵等耳所以老師潰財相持不決所畏者惟豨高駐兵鄒縣以吾二人說之南軍必不能越王宣以侵我且抽豨高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急趨鳳翔覆李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中以適南軍猶未晚也擴廓即日

從其計豨高所部將多字羅之黨行至衛輝部將夜聚或曰我爲官軍擴廓爲總兵用我敵南軍猶云可也今者却聞關我行糧星馳前往河中渡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於是河西平章船張知院沙劉叅政拔刀誓衆曰不必多言五鼓罷扶豨高作總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

六日

一言以叛豨高即使其首領官



胡安六

入使謝雪兒領精騎北奪彰德

使劉沙領精騎西奪懷慶往彰德者騎少兵精  
僞作使人以據之殺擴廓守將范國英往懷慶  
者騎多兵冗懷慶守將黃瑞覺之閉城不得入  
時擴廓在洛而在隨部將盡在懷慶識者為百高  
此舉終不成大事矣先朝廷見擴廓不受調而  
構兵讐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貊高  
使來大喜陞貊高知院兼平章總河北軍且詔

擴廓率潼關以東兵下淮南李思齊等四軍出  
武關下襄陽漢貊高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  
帖木兒完者仲宜兵下淮東然脫因帖木兒盡  
劫掠山東以西民畜而西聚衛輝擴廓盡率河  
洛民兵而北渡懷慶貊高惧擴廓兄弟有夾攻  
衛輝之勢亦盡劫掠衛輝民畜而北歸彰德朝  
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李鳳國者進謀  
於太子曰向日詔書令各將將本部分進進兵

庚申外史卷下  
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古者太子入則監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主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于一而有內制外庶幾可爲而貊高一部皆擴廓向朝廷此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然後可也於是開大撫軍院於京師專制天下兵馬省臺部院皆受節制以貊高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士皆爲忠義功臣名號九月大軍

克平江擒張士誠遂平福建兩廣擒友定觀貊高率兵攻真定不克而還

張士誠者名九四初起泰州後據高郵入平江浙西淮東諸郡號稱吳王國號天佑至是而止十月

國朝大軍平定河海十一月平定山東擴廓自北據澤州

戊申至正二十八年春朝廷誘擴廓將李景昌

封爲國公景昌以汴梁歸之誘關保亦封爲國  
公關保亦以晉冀歸之擴廓自澤州退據平陽  
三月貊高使率兵攻懷慶不克武庫火四月大  
軍平定汴梁河南諸州相次降附擴廓退據太  
原五月詔下勦除擴廓令關保與貊高合勢攻  
其東張師道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合軍攻其西  
閏七月一日大軍自中灤渡河三日平衛輝五  
日平相七日平廣平八日平順德是月 日貊

高出兵逼大原城爲陣貊高輕脫從數騎巡陣  
擴廓部將毛翼望見之易旗幟駐兵於其西角  
貊高果誤入其陣卽令擒之時關保營在貊高  
營西未及出布陣急持貊高示之營軍亦皆奔  
潰關保亦被擒二將被擒所部將士皆降於擴  
廓六月大雷雨電雨中有火燒白塔寺先是七  
月二十一日大軍自通州進兵克永平也速軍  
潰於是擅順會利大興等處以次皆降附焉

先是七月 大軍攻潼關張李脫孔四軍亦皆潰而西矣朝廷聞關豸軍敗被擒大驚遽罷撫軍院歸罪太子殺伯元臣李鳳國盡復擴廓舊有爵位閏七月差哈完太子來督擴廓出援燕京且勤王禦敵擴廓得詔乃提軍向雲中或曰丞相率師勤王宜出井隘口向其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邀截南軍若入雲中至燕京遷途千里無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師由紫荆門

口入出其不意豈不可乎趙恒曩元輝則曰朝廷開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乃要勤王我駐軍雲中觀其成敗爲計耳後七月二十七日

大軍至通州帝得報大懼卽日委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大都二十八夜帝卽捲其女子玉帛出居庸關遁入上都八月三日

大軍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大都路總管郭允中中書左丞

丁敬可皆死之是歲卽

國朝洪武元年之歲也 十一月擴廓兵數十萬駐太原十二月大軍自碗子城入破擴廓於澤潞是月擴廓部將賀宗哲領兵來援晉冀駐龍鎮衛口子去太原七十里而大軍先鋒常遇春夜斫擴廓營侵及擴廓中軍擴廓匹馬隻靴夜遁於是晉冀之地皆平先是大都平馳奏南京奉

勅旨改爲北平府仍令常遇春經營北方其年五月平永平等處九月平遼陽獨上都與紅羅山未平庚申帝在上都紅羅山在東南也速駐兵在焉上都恃有紅羅山爲之藩籬紅羅恃上都爲救援而不設備常遇春使人視知之卽以大兵銳騎啣枚具十日糧晝夜兼行六月二十二日破紅羅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申帝乘天未明出城遁挈其后妃入于和林在大

漢之北前太祖所都之地八月二十一日平懷慶鞏昌平涼府臨洮府而天下遂大定而萬萬歲矣

野史斷曰嗟夫平定江淮大事也而帝付之擴廓擴廓受之於庚申帝何其易哉且以世祖平江南言之世祖欲伐江南議論數年或以爲可伐或以爲不可伐而劉太保秉忠則曰未有其人其後伯顏自西城奉使來太保

見之喜而告帝曰伐江南有其人矣召之使前世祖亦喜曰汝豈諸侯王臣哉其留事朕自伯顏受命出師世祖日久憂懼或日中不食或中夜起坐夫以世祖爲之君伯顏爲之臣兢兢業業尚不敢必其有成功也觀庚申帝慢爾而命擴廓擴廓亦慢爾而受之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庚申帝宣淫於上擴廓肆愚於下上淫而下愚上虐而下暗處則昧經國

之大計出則失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動君  
臣俱及其禍豈不宜哉

帝在位三十六年

野史斷曰當元統正元間帝受制權臣相繼  
或死或誅帝恐懼之心弛而寬平之心生故  
至正改元之後復興科舉行大廟時享賜高  
年帛蠲天下民租選儒臣歐陽玄等講五經  
四書譯真觀政要出後輩門耕籍田禮服祀

南郊立常平倉因水旱盜賊下詔罪已盡蠲  
被災者田租又命使宣撫十道凡此皆寬平  
之心之所爲也惜乎夷狄之法取士用人惟  
論根脚其與圖大政爲相者皆根脚人也居  
糾彈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蒞百司之長者再  
根脚人也而凡負大器抱大材蘊道藝者舉  
不得與其政事所謂根脚人者徒能生長富  
貴腐臃擁毛素無學問內無侍從臺閣之賢

外無論思獻納之彥是以四海之廣天下之  
大萬民之衆皆相幸而聽夫腐膾擁彗使之  
坐廟堂據樞軸以進天下無籍之輩征討嗚  
呼是安得而不敗哉故庚申帝寬平之心

進矣是故易大傳有曰危者安其位者  
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向使庚申帝持其

心常如至正之初則終保天下何至於遠  
而爲亡虜哉

庚申帝幼時嘗貶吾廣西靜江府寓大圓寺其  
未至寺時朝廷命刑部侍郎哈刺八失館伴南  
行舟泊劉家山下忽有三獠拜于岸上手中  
若有所獻帝命奴公受之則山東果也舟人皆  
異之帝因呼上船又俯拜如初帝問之曰汝更  
有伴侶乎獠指岸上帝因使舟人隨其後



視之行三四里至一洞羣獼猴多至百數皆相  
呼招以行至船側皆俯伏再拜帝大喜命舟人  
以舟皆載之以行至所寓寺中勸告之以其故  
其長老號秋江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後山上帝  
又命寺中曰羣獼猴當食我飯汝不可以饑之  
曰爲我設兩食自後飯廊雲板響羣獼猴皆纍  
纍然移負幼小而來故士人號爲獼猴寺其後  
寺遂以此得名後帝卽捨與本寺常住租五千

供之帝居寺時長老秋江亦嘗教之讀論語孝  
經日寫字兩張及召回京師日收拾書冊紙筆  
藏小皮篋中手自開閉用馬馱之前行頭髮常  
生蟣虱使民嫗之告嫗曰是雖血食於我我不  
忍殺之不如以紙裹懸於屋簷下冷殺可也然  
亦時薄劣常鑽地成穴溺其中和減泥又嘗頰  
羣兒二三十餘筆紙爲旗插城上只好養八角  
禽而調習之或飛泊池枯木枝上卽不顧靴下

水捕之嘗爲長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  
太子乃國家金枝玉葉不比凡民見大官人來  
切不可妄發言亦不可不自重由是司官府官  
來輒坐長老法座上正身危坐一無所言司官  
府官出卽下座嬉戲如初蓋其性之如此一時  
勉強素非涵養有之哈刺八失當受密旨有侵  
害帝意及見羣獼猴之畏伏狀以爲終有天命  
始不敢有逆心後羣獼猴自帝北還復移其類

返故山有老獼猴三十六枚盡日哀號江岸逾  
數日皆擲死識者以爲帝在位三十六年之驗  
也

野史斷曰予聞之友人暢申之曰帝不嗜酒  
善畫又善觀天象當沙關之陷上都也巳而  
東行左右勸帝出避之帝知天象無傷大言  
曰毋多言有福者任其自來吾何避之有及  
大軍南來帝復觀天象左右勸帝守京師以

待援帝搖首不從歸曰遁矣始雖留意政事終無卓越之志自溺於倚納大喜樂事耽嗜酒色盡變前所爲又好聽讒佞輕殺大臣致使帝舅之尊帝弟之親男女雜揉何殊聚麀其後祁后諫已強其子使學佛法文公有云中國一變爲夷狄夷狄一變爲禽獸堂堂人主爲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或曰庚申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昏愚者

哉觀其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於人外爲不得已之狀內實行其欲殺之志其聞甲則曰乙與汝甚不許也聞乙則曰甲與汝甚不許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則與甲乙乙嘗欲圖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則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則曰此權臣殺我也小民死則曰此割據弄兵殺我也人雖至於死未嘗有歸怨之者豈昏愚者之所能爲也哉

或者又曰庚申帝以優柔不斷失天下亦非也庚申帝豈優柔不斷者哉自至元改元以來權臣赫赫跋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後至殺一品大官者凡五百餘人者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之意此豈優柔不斷者所能爲也哉然則竟以何者而失天下由是陰毒是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蒞九五之位惟秉陽剛之德總攬陽剛之權者爲能居

之若操陰毒之性者適足亡天下耳故大易稱聖人之德也必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後已夫外有聰明之聞見內有睿智之機通外有神武之雄內有不殺之仁慈外聰明而內睿智外神武而內不殺然後聖人之全德而後可以居九五之大位彼庚申帝者何足以語此而其爲亡虜也不亦宜乎嗚呼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心哉殺一惡人而使天下

庚申外史卷一  
之爲惡者懼使天下之爲善者喜如此而後  
殺之是天下殺之也殺一善人而使天下之  
爲惡者喜使天下之爲善者懼則爲人上者寧  
不殺可也故曰古之聖人不殺者其此之謂  
夫

寶顏堂訂正庚申外史卷一